

都市心情

2025,时间的飞鸿……

文/李小米

每当岁末的风掀动我的衣襟,时间,又把我抛置在以年为单位的旷野之外,时间这把利刃,在人生的这个季节愈发锋利,它无声地划过我的心壁,让我打量一年之中从心空飘过的飞鸿。

2025年春天,余哥在他山中的归去来馆对我说,他想给健在的父母写一本小书。我惊讶于他的这个想法。余哥是一家企业的创办者,时间在他心里,大多是以合同签订、产品出厂、资金流动得以呈现。

山上,是黑压压的古松柏,一个人从里面走过,身上都浸染着松柏的气息。余哥说,人其实大多活不过一棵树。他告诉我写这本小书的初衷,他想通过这本小书的沉浸式写作,在心里捋一捋与父母相处的零碎往事,以白纸黑字的形态传承给后辈。余哥16岁那年走出大山到县城闯荡,而今他打拼出来的事业版图,不足以让他感到内心踏实。他说,自己心里也有一个窟窿,那就是对父母的亏欠,这本小书,是一点一点来填补这个窟窿。这是一次羊的跪乳、鹤的反哺之举。

我凝视着余哥那些断断续续中写下的文字,一个一个带着他体温的字,都是他的漫漫心流。余哥用时间沉淀出来的文字,完成着他对自己内心的救赎,他对健在的父母已做得够好了,他要救赎的,是当年自己年少轻狂无知时对父母的深深亏欠,当年的自己,粗暴、无礼、自私。

我对余哥说,不要对自己过分自责,因为人与历史一样,都拥有自己的局限性。我们要完成的,是最大限度地走出局限,人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圆满。

这一年的夏天,记者老侯完成了他的一本书。26年前,老侯故乡的山民,在悬崖边用血糊糊的双手抠出了一条挑战生命极限的公路,山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打开通往大山世界的路,没有路,生命与生活就深陷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里。老侯的生命,由此也打上了厚厚的时间胎记,他跟踪采访长达26年,由此完成了自己的这本生命大书。于时间的流淌中,也化为一块在他内心中闪闪发亮的琥珀。26年了,那个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关于它的报道、书籍、剧本、电影层出不穷。但作为第一个采访的记者,老侯始终不急不躁。老侯说,他的这本书,其实也完成了一场与时间的救赎。我问,救赎啥了?老侯说,自己的心。因为在一个村庄的故事里,大地上的万物生长中,那一缕光真正照进了内心,让此后人生,从容不迫,徐徐而至。

想起这一年的冬天,老侯去看了一场电影,影院里就他一个人,电影的名字叫《日挂中天》。电影叙述的是一对曾经深爱彼此的恋人因一场意外而分道扬镳,7年后,他们在命运的安排下意外重逢,这次相遇不仅唤醒了他们深藏心底的情感,也揭开了两人极力掩藏的过往秘密。在宿命的洪流下,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,再度开启了一场极致的爱恨拉扯。老侯对电影的结局似有不解,他在微信里问我:“为什么电影的最后,美云那一刀不刺向自己?”我找到一篇友人的影评发给他:美云一直奔走、忙碌、紧张、疲惫,她为罪责劳心,为恋人劳神,为生存劳身,她执着于寻求救赎的方式,好让自己摆脱罪愆的惩罚,但“累”到极限时,她以这样的方式卸下自己“受不了”的烈日灼心般的沉重,并发出“蒙克式”的呐喊。老侯回了一个字:噢!

2025年的岁末,一个我敬重的报纸副刊编辑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,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时光,也由此写就了他的版面人生。生日那天,与他日常的普通一天似乎也没啥不同,照旧发副刊版面图,照旧在投稿邮箱里挑挑拣拣那些适合版面的文字,编发在一张40年历史的新闻纸的“绿荫”之中。多少感怀交集,多少岁月流逝,一份报纸的按时打开,成为时间简史的一部分,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,一张报纸的副刊里,有像春蚕吐丝般为它源源不断写稿的人,有一直抚摸着这张报纸阅读的老读者。打开一张报纸的版面,扑面而来的是一座城市的脉动,可以强烈而真实地感受触摸,也可以融入烟火人生的温暖叙事。

2025,时间的飞鸿,它飞过万水千山,也飞过属于我的晨光暮色,然后在天幕里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,那也是一个挥别的手势。



生活笔记

奶奶的烟火

文/王婷

小时候,我喜欢在自己闲暇的时光里陪伴奶奶,陪她聊天,听她讲一些古老陌生的故事,看着她说到兴头时眼里闪出的光芒,享受着被她宠溺地抚摸我的额头。奶奶在我的眼里是无所不能的:她会缝制漂亮的碎花裙,会纳软和的布鞋,会绣精巧的老虎枕头,能种出比邻居家还旺盛的菜苗……偶然得知奶奶过去也是十里八乡一等一的大厨,我便天天赖在奶奶家里“点菜”,奶奶虽然嘴上嗔怪我馋,但切菜的手却不曾停下。

时光越走越快,奶奶的背已经被岁月压弯了,我却走得越来越远,能陪伴她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我总觉得奶奶会一直健健康康在家给我炖排骨的,没料到意外来得猝不及防。奶奶突发急性阑尾炎,她忍着疼痛憋了一天没告诉任何人,第二天爸爸串门时发现不对劲,匆匆和大叔一起将奶奶送到医院治疗。得到消息后我急忙赶去医院,消毒水的味道与奶奶身上的药味儿混在一起。奶奶在病床上躺着,身上插着输液管。透明的塑料管输送着药品,在黑瘦的身体上显得尤为突兀。她闭着眼睛,双唇紧抿,手在身侧微微颤抖,我只看了一眼,泪水就已经在眼眶里泛滥。

看着奶奶被推进了手术室,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手术结束后我在病房里看到了她,宽大的蓝白色条纹病号服将她的整个身躯罩得严严实实。麻醉药的效果尚未消退,奶奶精神恍惚地躺在病床上,面色苍白,嘴唇干裂到已经翘起来一层皮,我将棉签蘸上水给她润唇,边润边哭,心里涌现出一股浓烈的酸楚,还好奶奶没事。

后来与奶奶聊天时,她说病房里还有一个做完手术的老太太,身边连陪护的家人都没有,那老太太说自己有三四个子女,最后照顾她的竟然全是护士。奶奶抚摸着我的脸,感叹道:“当时你们都在走廊上守着,我就觉得这辈子什么都值了。”她说着便语塞了,我分不清她的语塞声里几分是骄傲,几分是欣慰,总之她是幸福的,为她后人的团结和睦而感到幸福。

以往过年,我们总会在奶奶家吃团圆饭。奶奶与我们一起忙活一个下午,酒与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,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香味,我们的晚宴在这阵阵香味里开始。现如今手机软件功能增多了,年也变得无趣起来。奶奶的手放在膝盖上,看着我们小辈手里捧着手机抢所谓的“新年红包”,显得有些无措。饭桌上的菜也不曾吃几口,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。

我急急放下手里的“板砖”,给她捏捏肩。年味淡了,可以慢慢找回来。陪伴少了,就再也补不回来了。当老人独自坐在门前,日复一日地重复地看着日头升起落下,总盼不来孩子们的喧闹。这样的日子,该有多孤单啊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